



我读

四方食事

文 | 舒容

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京剧样板戏，特别是《沙家浜》，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编剧汪曾祺，他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，其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散文。《四方食事》收的就是汪曾祺谈吃的小品文。

从古至今，文人中好美食者不少，汪曾祺就是一个。好美食的文人不是饕餮之徒，他们“吃的不仅是牛排，还有煎牛排时的滋滋声”；不仅有舌尖上的感觉，还有目之所及、心之所想；享受的不仅是食物，还有上下几千年、纵横几万里、一些与吃沾点儿边的小资情调。随便选一句汪曾祺的句子：“苗族女孩子吆唤：‘玉麦粑粑……’声音娇娇的，很好听。如果下点小雨，尤有韵味。”这样的“吃”，也只能在文人雅士中才找得到。

汪曾祺爱逛菜市场。在《食道旧寻》中他说，逛菜市，“看看生鸡活鸭、鲜鱼水菜、碧绿的黄瓜、彤红的辣椒。热热闹闹、挨挨挤挤，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”。汪曾祺做菜是一把好手，在《家常酒菜》中，他写了几样拿手的下酒菜：拌萝卜丝、干丝、炒苞谷等等，菜精致，又易学。汪曾祺写吃也写人生的道理，他强调自己的作品不是自娱，而是于世道人心有补，于社会人生有益。在《苦瓜是瓜吗》一文中，他谈到苦瓜的历史，人对苦瓜的喜恶，北京人由不接受到接受，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：“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、排斥，”“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。作品就是作品。正如苦瓜，说它是瓜也行，说它是葫芦也行，只要它是好吃的。”在《四方食事》中他说：“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、杂一点，南甜北咸东辣西酸，都去尝尝。对食物如此，对文化也应该这样。”

《四方食事》包括“寻常茶话”、“吃的自由”、“吃食和文学”、“五味”几部分，似乎随意地写，漫不经心，却写出了凡人小事的美和趣味，写出了一个人淡泊人生的对生活的别样热爱。

富起来了，可儿子的学业一塌糊涂，令他一直担心；儿子终于长大了，曾经相濡以沫的妻子却又撒手人寰；他有一个情人，却最终发现不过是用他的钱养别的男人；老婆死后老刘的生活过得没有了规律，进而逐渐憔悴，可后来他捡了一只小野猫，那粉红的小爪子让他为自己找到一个生活的理由，他不再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个更弱小的东西要他来照顾。为了照顾那只小野猫，他的生活又逐渐规律起来。

不错，老刘和我们每个人一样，反反复复被生活的真实残酷击打，却依然苦扮不倒翁。我们并非都如影视剧主人公那么顽强，却又都在歇斯底里中寻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。哪怕有一丁点火光，我们也不愿意放弃燃烧；哪怕有一滴雪水，我们也不愿意让自己干涸，我们和自己的命运就像是一对爱恨交织的朋友，相互鼓励和感激，又相互仇恨和鄙夷，但最终我们发现，我们被永远地捆绑到一起，难离难弃。余华说：人和命运，“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，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”。

同样与命运角力的还有毫无绘画功底却不惜抛家舍业、终其后半生学画的老薛，本来具有安稳生活却要离婚辞职到北京发展的蔡大脑袋，还有那个为爱而自

杀的连长，对儿子由严厉蛮横到慈爱理解的老何……《世间的盐》里面有很多姓名模糊却又性格鲜明的小人物，这些人的举止初看时让人觉得不可理喻，读后品味又心向往之，那些疯狂和不羁都是隐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无价之宝，可这些无价之宝禁不起时间的磨炼，最终因为我们的懦弱随时间灰飞烟灭，我们羡慕这些疯狂的普通人，因为他们在有限的人生中至少做了一回自己——难能可贵的自己。

有一个传说：一天，君主问厨师职业的祖师爷伊尹：“这世上，最有味道的是什么？”厨师回答：“是盐。”君主大怒：“这世上这么多有味道的东西，怎么可能是盐呢！”便把厨师下狱，要以欺君之罪处死他。伊尹的儿子接替了他的位置给君主做饭。第二天，国王发现自己的饭菜没有一点儿味道，无法下咽。原来，厨师的儿子没有在他的菜里放一点儿盐。国王这才知道，这世上，最有味道的是盐。

正像作者高先生所说：我们活在世上，不过想生活更有趣些。《世间的盐》这本书中一个个朴实拙厚的人和事，就像是散落在世间的一粒粒盐，它让我们懂得，有时候，人生活出一种纯粹的颜色，远比让旁人觉得绚烂多姿更加精彩。